
□ 12
3762
2

D12
3762
2

詩經通論卷二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召南

說見前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妙。語。訣。盡。後。世。解。詩人之興而比也下同）○維鵲有巢維鳩方之（音迓本韻）之子于歸百兩將（本韻）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本韻）之

小序謂夫人之德旨意且無論其謂夫人

木下中也氏
1941 贈寄
91-1072

者本于關雎序以周南爲王者之風召南爲諸侯之風故于周南言后妃召南言夫人以是爲分別此解二南之最不通者也孔氏曰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國君言之又曰夫人太姒也均此太姒何以在周南則爲后妃在召南則爲夫人若以爲初昏文王爲世子太姒爲夫人則關雎非初昏乎集傳于召南諸篇皆謂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凜遵序說寸尺不移其何能闕序而尚欲去之哉

此篇孔子謂太姒歸文王毛傳謂諸侯之子嫁于諸侯鄭箋傳謂公子歸于諸侯意指文王女也其說不一愚意大抵爲文王公族之女往嫁于諸大夫之家詩人見而美之與桃夭篇略同然均之不可考矣

一章鵲巢鳩居自傳序以來無不附會爲說失風人之旨大序曰德如鳲鳩乃可以配鄭氏因以爲均壹之德嗟乎一鳩耳有何德而且以知其爲均壹哉此附會之一也

毛傳云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安見

其不自爲巢而居成巢乎此附會之二也
歐陽氏曰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
作巢多在屋瓦間或于樹上架構樹枝初
不成窠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鷇殞雛而死
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在于
物理容有鳩來處彼空巢接其謂鳩性拙
既無据且謂鳩性拙不能作巢者取喻女
子然則可謂女性拙不能作家乎女子從
男配合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以其性拙不
能作家而居男子之家也且男以有女方

謂之有室家則作家正宜屬女耳又謂在
屋瓦間幾會見屋瓦間有鳩者又謂或于
樹上架構樹枝夫樹上架枝此卽巢矣何
謂不成巢乎又謂鳩生子墜鷇殞雛而死
又謂鵲生雛散飛棄巢而去今皆未曾見
此附會之三也王雪山曰詩人偶見鵲有
空巢而鳩來居而後人必以爲常此譚詩
之病也若然是既於道上見嫁女而又適
見鳩居鵲巢因以爲興恐無此事其說名
爲擺脫實成固滯此附會之四也僅舉其

說之傳世者數端其說雜說不能殫述按
此詩之意其言鵲鳩者以鳥之異類況人
之異類也其言巢與居者以鳩之居鵲巢
況女之居男室也其義止此不穿鑿不刻
畫方可說詩一切紛紜盡可掃卻矣據上述諸
說無論其附會即使果然亦味如嚼蠟據
愚所說極似平淺其味反覺深長請思之
百兩百爲成數極言其多以爲天子嫁女
可以爲諸侯嫁女可以爲大夫嫁女可毛
傳曰諸侯之子嫁于諸侯送御皆百乘此
滯說出何典乎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本韻
○賦也下同○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
侯之宮本韻○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本韻被之
祁祁薄言還歸本韻

小序謂夫人不失職按射義云士以采蘩
爲節樂不失職也明襲僞說非附會而何
大序謂夫人奉祭祀涉泛集傳載或曰后
夫人親蠶之禮此出陸農師說謂蘩白蒿
今覆蠶尙用蒿此說近是七月篇采蘩祁

祁文承采桑之下亦可證也

此篇序言夫人何玄子謂指太姒以文王在紂時爲三公也阿序殊謬豈可泥周南爲天子后妃召南爲諸侯夫人之說乎

三章被字從衣儀禮少牢主婦被錫衣侈袂錫衣禮衣此云被者必當時以被禮衣即呼禮衣爲被也毛傳以被爲首飾未有所據鄭氏註儀禮誤以被錫爲句衣侈袂爲句而以被錫爲髮髲髲髽同附會周禮追師之文甚爲謬妄此又以髮髲附會于詩之被字據其謂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髮髲則髮髲二字本相連安得以詩之被爲髮且惟用一髮字乎左傳以爲呂姜髮髲是書傳惟見髲字亦未見髮字也況以被爲髮乎或據周禮爲次次非祭服故解此章爲親蠶或又據鄭註髮髲周禮鄭註次次亦非后妃親蠶服或是三夫人世婦之服據鄭註九不足據併及之僮僮未詳祁祁如雲義同

采蘩三章章四句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本韻○賦○陟
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
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本韻○陟彼南山言
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
覯止我心則夷本韻

小序謂大夫妻能以禮自防按爲大夫妻
豈尙慮其有非禮相犯而不自防者乎此
不通之論也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何足見
其賢與文王之化耶毛傳以嫁時在途言
之夫方嫁在途之女而卽以未見既見君

子爲憂喜可乎歐陽氏以爲召南之大夫
出而行役其妻所咏庶幾近之餘說仍附
自防意非合序以禮
俱非又按小雅出車篇有此喓喓草蟲
六句爲室家念南仲行役意亦合三百篇
中多有重辭未知孰先孰後不必執泥以
求也何玄子直以爲思南仲作鑿甚文既
至見又相異同必不是僞傳謂南國大夫
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切合召公尤武
斷說者又以左傳襄二十七年子展與趙
武賦草蟲實之此皆當時人斷章取義不

可從也

鄭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耶辭也歐陽氏本之又謂喻非所合而合前輩說詩至此眞堪一唾朱鬱儀曰草蟲阜螽深秋候也采蕨采薇季春候也秋暮而往春暮未還是以用憂庶幾爲近歐陽氏但謂感時物之變動集傳從之未若此之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本韻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本韻也下同○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本韻○于（字有カ）以、轉之字、承上于以之有齊季女本韻

小序謂大夫妻能循法度按射義云卿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序襲之其云大夫妻非也古者五十始爲大夫其妻安得稱季女耶大序謂承先祖共祭祀尤汎且大夫主祭妻助祭何言尸乎毛傳曰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于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鄭氏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宮室教以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皆昏義文毛鄭引之以解此篇爲合然又有別毛鄭惟知以禮解詩而不知詩在前禮在後蓋禮之本詩爲說也吾用禮之本詩爲說者以解詩非以禮解詩也其合者有四芼之以蘋藻卽本首章之采蘋采蘩爲說一也禮正祭在奧而此云牖下按士昏禮尊于室中北牖下此堵家酳婦之禮其婦饋舅姑亦席于北牖下若然父家嫁女之祭亦在牖下可知此本末章之牖下爲說鄭氏曰室中者凡昏事于女禮設几筵于戶外孔氏以昏禮筵于戶西西上右几釋之皆非也祭安有不于室中而設几筵一也不云于戶外者禮云戶西非戶外也一也不云宗廟云宗室宗子之室也三也云季女四也集傳依小序謂大夫妻能奉祭祀固非矣又謂牖下爲室西南隅尤錯既曰室西南隅豈牖下乎牖豈在室西南隅乎古人之室戶牖並列故爾雅云戶牖之間謂之扆扆在戶西牖東也

二章 湘韓詩作鬺鬺烹也似宜從韓不然湘

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伯陵太姜之祖逢公伯陵之後爲商侯伯封之魯地而太公其繼焉者也左傳晏子云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按太公本齊後仍封于齊而後太公因之當文王爲西伯時以女邑姜妻武王又左襄二十八年穆叔曰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宇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所謂季蘭意郎邑姜之名不可知而其言濟澤之阿則尤齊地之證據舊說相傳皆讀齊爲齋誤矣按何氏此說頗覺新奇且似鑿鑿有據足以動人然實穿鑿不可用也周語及左傳晏子之說皆未嘗謂太公封之前爲齊惟羅泌有齊伯陵之國語本子傳諸書之說而加以有齊非可據也又按周語曰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未云有齊也左傳穆叔正解此詩其意主于言敬則齊爲莊敬之義甚明安得以爲齊國乎杜註云獨言齊者以濟在魯國故穆叔特舉所見而言

詩經通論 卷二

召南

采蘋 三章

季女猶言少女不必泥解季女斯飢亦是也孔氏謂將嫁故以少言之夫嫁豈有不少者何必以少言乎且前此則更少矣將何以別之乎集傳主大夫妻言謂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夫能敬安論老少且少不敬而壯老始敬亦非所以爲賢矣

何玄子曰美邑姜也古者婦人將嫁教于宗廟有蘋藻之祭武王元妃邑姜教成能修此禮詩人美之知爲美邑姜者以有齊季女之語知之羅泌云齊伯陵之故國以天齊淵名伯益書炎帝生器器生伯陵周語謂天鼂之分我之皇妣太姜之侄伯陵

則又安可据爲齊地也傳云季蘭者杜註爲女而爲之主神猶享之孔氏曰詩言季女而此言季蘭謂季女服蘭草也宣五年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知是女之服蘭也揆此傳易女字爲蘭字者乃其用字法也又安得据爲邑姜之名乎古婦人無他名以姓稱之邑姜卽其名也何氏說詩穿鑿無理甚多而此其意巧而足以動人者故附于此以例其餘焉附辨

采蘋三章章四句

薇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本韻○賦也下同○薇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本韻○薇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本韻

隽傳云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德此泥序必謂二南爲文王詩也故曰遵序者莫若集傳夫曰召伯則武王時矣召伯已去人追思之且武王以後之詩矣

甘棠三章章三句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二露字爲○重○韻○句○古○奇○想○奇○誌○韻○比也○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本韻誰謂女無家此句非韻集傳强叶之非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本韻○比而賦也下同○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隔句叶墉家字不叶集傳强叶之尤非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本韻

此篇玩室家不足一語當是女既許嫁而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因不肯往以致爭訟蓋亦適有此事而傳其詩以見此女子之賢不必執泥謂被文王之化也苟必執泥所以王雪山有豈有化獨及女而不及男之疑也集傳曰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貞女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强暴所汚者不獨只說得女而遺思且若是則此女不將前日亦淫亂因被服召伯文王之化而

始以禮自守耶說詩最忌固滯此類是也

一章此比也三句取喻違禮而行必有汚辱之意集傳以爲賦若然女子何事蚤夜獨行名爲貞守跡類淫奔不可通矣或謂蚤夜非夜往訴亦非

二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本韻下同○賦也○羔羊（創○字○本韻）公退食（本韻）○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創○句○韻本韻）退食自公（本韻）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

小序謂鵲巢之功致甚迂難解大序謂節儉正直德如羔羊其謂德如羔羊謬不待辨即所謂節儉正直詩中于何見耶大夫羔裘乃當時之制何得謂之節儉此詩固贊美大夫然無一字及其賢又何以獨知其正直乎蘇氏駁德如羔羊之非而以爲羔裘婦人所爲寘功仍附合鵲巢之功致意集傳不用序他說而仍曰節儉正直可見後人之不能擺脫詩序如此若夫或以其爲服羊裘孔氏明辨是羔裘非羊裘及以二章三章

言革言緌爲節儉或以爲羊性柔順逆牽不進象士難進易退爲正直所謂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是已此篇美大夫之詩詩人適見其服羔裘而退食即其服飾步履之間以歎美之而大夫之賢不益一字自可于言外想見此風人之妙致也

一章毛傳云大夫羔裘以居此說本無据孔氏曰言大夫羔裘以居者由大夫服之以居故詩人見而稱之也謂居于朝廷非居于家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註云在家

所以接賓客則在家不服羔裘矣集傳以爲大夫燕居之服蓋誤解毛傳然豈不見孔疏耶又謂美其衣服有常夫服飾本有定制衣服有常何足見其美此贅辭也又謂退朝而食于家亦非大夫自朝退後各有治事之館退食于此非私家也若請假休沐始歸家耳

羔裘三章章四句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本韻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本韻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敢遑處本韻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小序謂勸以義難解大序因謂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按詩歸哉歸哉是望其歸之辭絕不見有勸以義之意嚴氏曰謂冀其蚤事來歸而不敢爲決辭知其未可以歸也此徇序之曲說也振振按螽斯麟趾之振振皆振起振興意毛傳皆以仁厚訓之而于此又

訓以信厚振振之爲仁厚信厚吾未敢信也集傳從之其爲解曰于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歸也夫冀其歸可也何必美其德耶二義難以合併詩人語意斷不如是其爲支辭飾說夫復何疑蓋振爲振起振興意亦爲衆盛意集傳于螽斯訓盛貌若訓衆盛則婦人無思衆盛之夫之理故毛傳集傳皆訓信厚然而非矣于是後人反其思夫者以爲臣之從君焉僞傳曰召公宣布文王之命諸侯歸焉僞說曰武王克商

諸侯受命于周廟僞傳以振振君子指文王猶如所言振作振起意也僞說以振振爲衆多貌指衆君子其于振振固皆可通然于何斯違斯二句何何玄子謂其終非踴躍受命氣象是也愚謂何斯違斯二句似婦人思夫之辭然振振是振起振興及衆盛意于思夫又不倫依僞傳說解振振君子二句似可通然于何斯違斯二句又不相協故此詩之義當闕疑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有梅（倒句）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本韻兮與而同）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變）

摽有梅頃筐塈（變）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本韻）

小序謂男女及時毛傳解首章爲當盛不嫁至于始衰二章爲急辭三章爲不待備禮（鄭氏箋說歐陽氏以爲終篇無一人得及時者是也）集傳且以爲女子自作或因其太不雅以爲擇壻之辭嗟乎天下乎地男求乎女此天地之大義乃以爲女求男此

求字必不可通而且憂煩急迫至于如此廉恥道喪尙謂之二南之風文王之化可乎按求我庶士句凡四字求字既不可通而尤不可通者庶字也庶衆也若謂女求夫或謂父擇壻但云士可矣或美之爲吉士如野有死麕篇亦可矣奈何云衆士乎卽主擇壻之說者曲爲解曰求衆士而擇之然而詩無此言也至若以此詩爲比體夫女子不比華而比實亦不倫（比華者灼灼其華唐棣之華華皆是）如若以此詩爲賦體則梅實之

落爲春夏時古嫁女于秋冬非婚嫁時爲及時也

愚意此篇乃卿大夫爲君求庶士之詩書大誥曰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酒誥曰厥誥毖庶邦庶士立政曰庶常吉士是庶士爲周家眾職之通稱則庶士者乃國家之所宜亟求者也以梅實爲興比其有鹽梅和羹及實稱其位之意與又月令孟夏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

行罰出祿必當其位或古有是說而月令言之則梅實正當孟夏直賦其事亦未可知也吉者左傳所謂枚卜卜吉之吉也今者既已卜吉乃可求矣謂者猶帝謂文王之謂卽疇咨命官之意以見庶士旣得告語相親之辭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摽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隔句叶公寔命不同、句格、本韻○興也下同○摽彼小星惟參與昴毛傳云昴留也疏引元命苞云昴之爲言留也史律書云北至于留索隱云留卽昴

則此當音留 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本韻

此篇章俊卿以爲小臣行役之作是也今推廣其意言之山川原隰之間仰頭見星東西歷歷可指所謂戴星而行也若宮闈永巷之地不類一也肅速同疾行貌若爲婦人步屧之貌不類二也宵征云者奔馳道路之辭若爲來往宮闈之辭不類三也嬪御分期夕宿此鄭氏之邪說若禮云妾御莫敢當夕此固有之然要不離宮寢之地必謂見星往還則來于何處去于何所

不知幾許道里露行見星如是之疾速征行不可通一也据鄭氏邪說謂八十一御女九人一夜按夜陰象也宜靜女陰類也尤宜靜乃于黑夜羣行豈成景象不可通二也前人之以爲妾媵作者以抱衾與裯一句也予正以此句而疑其非何則進御于君君豈無衾裯豈必待其衾裯乎衆妾各抱衾裯安置何所不可通三也蓋抱衾裯云者猶人言襆被之謂雖行李自有役夫攜持言之者猶北山詩云或息偃在

牀以見已之不得寢息意耳寔命不同較
我從事獨賢稍爲渾厚若謂眾妾作則是
乃其常分安見后妃之惠及下乎小序且
委命之辭幾隣于怨又安見下之感激而
爲美后妃之詩乎

小星三章章五句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本韻
其後也處本韻○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
過其嘯也歌本韻○興而比也下同○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

此篇序謂嫡不以媵備數媵無怨嫡亦自
悔是也集傳謂媵有待年于國而嫡不與
之偕行夫既曰待年自宜不與偕行媵亦
何怨迨其及年而迎之嫡亦何悔乎迂曲
難通

三章其嘯也歌嘯歌二字本一類今欲押歌
字因易去後字遂以嘯字當之仍用也字
調分嘯歌爲兩似乎難解而但覺其神情
飛動爲滿心滿意之辭故是妙筆集傳以
嘯貼悔以歌貼處意味索然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倩○甚○隔句叶）吉士誘（此、句、下、少一句）○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本○賦也○韻○頓○住○妙○）有女如玉（本○韻○）○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緒、互、汝、文、本）使尨也吠（本韻）

此篇若以爲刺淫之詩歐陽氏說則何爲男稱吉士女稱懷春男稱吉士且末章傳集則何爲女稱如玉若以爲貞女不爲强暴所污則何爲女稱懷春男稱吉士且末章之辭尤無以見其貞意也若直以爲淫詩季明德說亦謬若以爲凶荒禮殺以死麕死鹿之肉爲禮而來毛鄭說及以爲野人求昏而不能具禮女氏拒之僞傳總于女懷春吉士誘及末章之辭皆說不去難以通解

愚意此篇是山野之民相與及時爲昏姻之詩昏禮贊用鴈不以死皮帛必以制皮帛儷皮束帛也今死麕死鹿乃其山中射獵所有故曰野有以當儷皮白茅潔白之物以當束帛所謂吉士者其赳赳武夫者流耶林有樸樕亦中林景象也總而論之女懷士誘言及時也吉士玉女言相當也

定情之夕女屬其舒徐而無使帨感犬吠亦情慾之感所不諱也歟

三章感撼同

一章詩人咏男二章詩人咏女三章詩人述女之辭

此篇章法句法皆覺兀突意含不露故難解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古音孚不音罔不肅雝隔句叶王姬之車古音居不音尸遮反後倣此本韻○興而比也下同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倒句本韻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奇喻

本韻

此篇或謂平王指文王或謂卽春秋時平王凡主一說者必堅其辭是此而非彼然愚按主春秋時平王說者居多亦可見人心之同然也其主平王之說固合于春秋其主文王之說不通者有三說者曰平王猶書言寧王平正之王齊一之侯益不通不辨按周書辭多詰曲故其稱名亦時別詩則凡稱人名皆顯然明白不可以書例

詩一也武王娶太公望之女謂之邑姜則
武王之女與太公之子爲甥舅恐不宜昏
姻二也武王元女降陳胡公若依媵禮則
其娣宜媵陳不當又嫁齊三也若是則爲
東周之詩何以在二南乎章俊卿曰爲詩
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于召
南所得之詩而列于東周此不可也亦爲
有見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本短音韻于嗟乎句騶虞末句無韻

下同○賦也下同○彼茁者蓬壹發五豵本韻于嗟乎騶虞集傳以上虞音牙下虞音
五紅反一字兩音謬甚

小序謂鵲巢之應毛傳以騶虞爲義獸謬
並同歐陽氏曰下句直歎騶虞不食生物
若此乃是刺文王曾騶虞之不若也愚以
爲不必推論及此卽以獸比君上可乎集
傳曰是卽眞所謂騶虞矣實泥獸比君上
爲言一何可笑歐陽氏以騶爲騶囿虞爲
虞官其說至正蓋本之賈誼禮篇曰騶者
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又爾雅

釋獸無騶虞尤是確證而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亦足證之但騶之爲圃此爲一說嚴氏據說文以騶爲廐引月令七騶咸駕及左傳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則別以騶爲騶御之官此又一說未知孰是魯詩傳云古有梁騶天子之田也說者直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又不知然否若夫淮南子謂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騶虞雜斯之乘以獻于紂以騶虞爲馬名東方朔呼異獸爲騶吾山海經有騶

吾皆不必援引以證徒滋紛紛之論也騶鄒古字通僞傳以爲姓鄒尤謬此爲詩人美騶虞之官克稱其職也若爲美文王仁心之至一發五豝何以見其仁心之至耶總之以二南皆爲文王之詩其始終窒礙難通如此且既不用騶虞爲獸之說即上爲美文王下呼騶虞之官而歎美之義亦兩截不若謂美騶虞之官爲一串矣

豝釋獸牝豕集傳謂牝豕必誤一發五豝

毛傳謂翼五豝以待公之發此亦同賈誼文謂驅五豝以待君之一發不盡物命也集傳謂中必疊雙是爲四矢其三矢中三爲四若然則尤巧射侈取物命益何以見其仁矣

豐道生引郊特牲迎虎謂其食田豕也以豝豵爲田豕害稼之獸若是則殺之雖多亦可矣此別一說存之

騶虞二章章三句　雙流鄭璋壁成校

詩經通論卷三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邶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本韻○比而賦也○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後錯綜）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二○匪○前之怒本賦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本韻也賦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

思之寤辟有摽本韻○○日居月諸胡迭而
微心之憂矣如匪賦也。用ㄧ字本韻○比而賦也
小序謂仁而不遇近是大序以衞頃公實
之未可信既知爲衞頃公亦當知仁人爲
何人矣奚爲知君而不知臣乎大抵此詩
是賢者受譖于小人之作故孟子因不理
于口引此以孔子當之劉向列女傳謂衞
宣姜作鄋瞞傳敏曰宣姜之不淑甚矣向豈
目淫爲貞乎或因是疑有兩宣姜若然何
不聞有兩宣公乎原向作傳之意特因燕
尾垂涎輯閨範以示諷諭取其通俗易曉
故其書龐而無擇泛而未檢何得取以釋
詩馬貴與曰劉向上封事論荼顯傾陷正
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而繼之曰
小人成羣亦足慍也此正合序意夫一劉
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封事之說獨不可
信乎愚按此說是然卽以其淺近者言篇
中無一語涉夫婦事亦無一語像婦人語
若夫飲酒教遊威儀棣棣尤皆男子語且

如是孟子引婦人詩以言孔子亦大不倫觀其以太王詩言文王其相倫近可證也集傳既從列女傳之說以爲婦人作又以爲莊姜作及其註孟子仍謂衞之仁人作其周章無定亦可想見矣

一章柏舟自喻也舟不必柏言柏舟者取其堅也○二章我心匪鑒二句歐陽氏之解是其曰我心匪石四句毛鄭解云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者其意謂石席可轉卷我心匪石席故不可轉卷也然則鑒可以茹我心匪鑒故不可茹文理易明而毛鄭反其義以爲鑒不可茹而我心可茹者其失在于以茹爲度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茹納也蓋鑒之于物納景在內凡物不擇妍媸皆納其景詩人謂衞之仁人其心匪鑒不能善惡皆納善者納之惡者不納以其不能兼容是以見嫉于衞之羣小而不遇也集傳曰言我心匪鑒而不能說則其非自度物依鄭氏說故錄歐陽之見後做此○三章選字未詳解者謂簡擇終費解何玄子曰古字選算通用論語斗

笱之人何足算也漢書算作選故不可選
當爲算此說存之○五章日月二句鄭氏謂
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盈虧今君失道
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其日如月甚迭折集
傳本之而以言婦人歐陽氏謂傷衛日朘
月削亦牽强按十月之交詩曰彼月而微
彼日而微言日月之食甚明今詩言與彼
章同謂日月胡爲更迭而微以喻衛之君
臣皆昏而不明之意如匪澣衣有二說蘇
氏謂憂不去于心如衣垢之不澣不忘濯

也亦迂嚴氏曰我心之憂如不澣濯其衣
言處亂君之朝與小人同列其忍垢含辱
如此此說爲是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制叶隔句）矣曷維其（妙喻）
已（本韻○比而賦也下同）○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
憂矣曷維其亡（本韻）○綠兮絲兮（由○綠○及○絲）女所治兮我
思古人俾無訧兮（本韻）○絺兮綌兮（由○絲○及○絺○綌）淒其以風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通韻）

小序謂莊姜傷己按左傳衛莊姜美而無

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詳味自此至後數篇皆婦人語氣又皆怨而不怒是爲賢婦則以爲莊姜作宜也集傳曰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夫柏舟篇非婦人語而以爲婦人又以爲莊姜此篇爲莊姜固無可疑而反作疑辭何也

二章說詩定不可泥如此篇只以上章爲主其意在綠衣喻妾也綠閒色不可爲衣黃正色不可爲裏喻妾爲正而嫡爲側之意

此章綠衣黃裳不必與上章分淺深仍主綠衣上其黃裳取協韻而正嫡不分之意自在其中按易曰黃裳元吉則黃本可爲裳郎儀禮士冠禮亦曰玄裳黃裳若必依玉藻衣正色裳間色之言例之以爲上下倒置較黃裏爲甚未免義礙且如其言必黃衣綠裳而後可然則黃衣綠裳出何經傳耶○三章綠兮絲兮謂此綠也本絲也前此素潔之時汝何爲而染成此綠也猶墨子悲絲謂其可以黃可以黑之意

此章不言黃而專言綠予謂只重綠衣亦可見矣二句全是怨辭而不露意若無端怨及于綠而追思及絲此種情理最爲微妙令人可思而難以言女字泛指治絲之人或謂指君子或謂指妾或謂莊姜自指皆味如嚼蠟矣集傳曰綠方爲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不惟執泥牽纏絶無文理且亦妄知此妾爲少艾又安知莊姜之亦非少艾也可笑也

先從綠衣言黃裏又從綠衣言絲又從絲

言絺綌似乎無頭無緒卻又若斷若連最足令人尋繹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隔句叶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本韻○興而比也○燕燕于飛頡之頏之變之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本韻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本韻又變而比也○興而比也○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本韻○興而比也○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叔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本韻○賦也

序謂莊姜送歸妾孔氏曰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四年春州吁殺桓公由是其子見殺故戴嬀于是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作此詩知歸是戴嬀者經云先君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母不當輒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明桓公死後其母見子之殺故歸莊姜養其子同傷桓公之死故泣涕而送之也

孔疏此事甚詳故錄之

一章　姪炳識名解曰釋鳥曰燕燕鳧又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按鳧鳥本名燕燕燕不名燕以其雙飛往來遂以雙聲名之若周周蛩蛩猩猩狒狒之類近古之書凡三見而適合此經及爾雅漢書是也若夫單言燕者乃鳥也釋鳥曰燕白脰烏可据孔鮒亦謂之燕烏故以燕燕爲兩燕及曲爲重言之說者皆非也差池其羽專以尾言燕尾雙歧如剪故曰差池不必溯兩燕之說

遠送于野黃實夫曰婦人迎送不出門詩人所謂送于野者不必以禮文求之此說亦通若僞說執泥其辭因謂莊姜爲州吁所逐亦歸故同出衛野則杜撰可恨○（二章）

姪炳曰毛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按說文頡直項也頏舊說同亢釋鳥曰鳥嚨也何玄子曰鳥高飛直上故見其項頸上向也然則此亦當以孤燕言有引吭高飛之意如戴嫣涕泣而長往也毛氏据下章下上以釋此未確○（三章）

姪炳曰毛傳曰

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按上下當作低昂訓以音之輕重疾徐言猶云高下其手之意毛傳實泥上下字必從飛論音亦非也或以雙燕飛而上下其音然則雄雉章亦曰上下其音雄雉一也豈亦雙乎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本韻○興而比也下同○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本韻○日居月諸

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本韻○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本韻

此篇與下篇皆莊公在時之詩大序謂遭州吁之難前人已駁茲不贅

一章舊解日月爲喻君與夫人集傳謂呼日月而訴之甚迂○三章德音無良音字不必泥猶云其德不良耳集傳作兩平解非俾也可忘接有定言謂胡能有定乎則使我可忘其憂矣集傳曰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耶語義晦

日月四章章六句

日月出矣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本韻○此而賦也下同○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本韻○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本韻○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本韻○曀曀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本韻

說見上

一章顧我則笑也不由于正乃謔浪笑敖也集傳曰然亦

有顧我而笑之時但皆出于戲慢之意用然字起又用但字轉絕失語氣且貞女豈望夫顧而笑者哉惠然肯來亦起下莫往莫來意謂其來也亦無有定乃莫往莫來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本韻下同○賦也○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本韻○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本韻○死生契闊與子成說本韻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本韻○于嗟闊兮不我活本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音申本韻兮

小序謂怨州吁鄭氏以隱四年州吁伐鄭之事實之左傳曰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人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也按此事與經不合者六當時以伐鄭爲主經何以不言鄭而言陳宋一也

又衞本要宋伐鄭而陳蔡亦以睦衞而助之何爲以陳宋並言主客無分二也且何以但言陳而遺蔡三也未有同陳宋伐鄭而謂之平陳與宋者平者因其亂而平之卽伐也若是乃伐陳宋矣四也隱四年夏衞伐鄭左傳云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可謂至速矣經何以云不我以歸及爲此居處喪馬之辭與死生莫保之嘆乎絕不相類五也閔二年衞懿公爲狄所滅宋立戴公以廬于曹其後僖十二年左傳曰諸侯城衞楚丘之郛定之方中詩文公始徙楚丘升虛望楚毛鄭謂升漕墟望楚丘楚丘與漕不遠皆在河南夫左傳曰廬者野處也其非城明矣州吁之時不獨漕未城卽楚丘亦未城安得有城漕之語乎六也鄭氏屈經以就己說種種不合如此而千餘年以來人亦必知其不合直是無可奈何只得且依他說耳無怪乎季明德求其說而不得又以左傳爲誤也

按此乃衞穆公背清丘之盟救陳爲宋所

伐平陳宋之難數興軍旅其下怨之而作
此詩也舊謂詩下迄陳靈以陳風之株林
爲据考陳靈公亡于宣公之年此正宣公
時事（莊北黎爲狄滅衞穆公時）春秋宣十二年宋師
伐陳衞人救陳左傳曰晉原穀宋華椒衞
孔達曹人同盟于清北曰恤病討貳于是
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又曰宋爲盟故伐陳
衞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
討我則死之又曰君子曰清北之盟惟宋
可以免焉杜註曰宋伐陳衞救之不討貳

也故曰不實其言宋伐陳討貳也背盟之
罪惟宋可免于是晉以衞之救陳討衞衞
遂殺孔達以求免焉揆此穆公之背盟爭
搆師出無名輕犯大國致釁兵端相尋不
已故軍士怨之以作此詩因陳宋之爭而
平之故曰平陳與宋陳宋在衞之南故曰
我獨南行其時衞有孫桓子良夫良夫之
子文子林父良夫爲大夫忠于國林父嗣
爲卿穆公亡後爲定公所惡出奔所云孫
子仲者不知卽其父若子否也若城漕之

事他經傳無見穆公爲文公孫或因楚北
既城此時始城漕耳則城漕自是城楚北
後事亦約略當在穆公時合土國之事觀
之而穆公之好兵役衆蓋可見矣

一章擊鼓擊鼙鼓以役衆也喚土國句踊躍
用兵喚南行句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本韻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本韻○興而比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
我無令人本韻四韻變上○興而比也集傳以上章爲比此章爲興非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本韻
下同○興也　○睍睆喚雅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
慰母心本韻

小序謂美孝子此孝子自作豈他人作乎
大序謂母不能安其室家是也季明德疑
之以爲若是豈得爲小過因以爲子闕奉
養而母憤怒要是杜撰按孟子曰親之過
小若子闕奉養而母憤怒乃于之過非親
之過矣過小云者較小弁親之過大而言
古婦人改適亦爲常事故曰過小

四章　睍說文出目也一曰好視也睆亦目視貌大車睆彼牽牛是也集傳以睍睆爲聲非且與下好音複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本韻也興○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本韻興也○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本韻也下同○賦○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如字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本韻

小序謂刺衛宣公大序謂淫亂不恤國事按篇中無刺讒淫亂之意集傳則謂婦人思夫從役于外按此意于上三章可通于末章百爾君子難通故不敢强說此詩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本韻深則厲淺則揭本韻比也○有瀰濟盈有鷹雉鳴本韻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本韻比也○○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本韻賦也○○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本韻比也

小序謂刺衛宣公大序謂公與夫人並爲

淫亂其說可從濟盈二句明是刺詩且刺婦人也鄭氏謂夷姜亦是或連夷姜宣姜並言非孔氏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子但爲公所要故有魚網鴻離之刺此責夫人云雉鳴求其牡非宣姜之所爲明是夷姜故云並爲淫亂集傳但以爲刺淫亂之詩欲與序異不知卽序旨耳三章集傳曰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此本鄭氏謬說也鄭執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故謂冰泮正是仲春可以爲昏而以迨冰未泮爲請期集傳加納采加按詩明云如歸妻迨冰未泮而解者則謂如歸妻迨冰未泮如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世有此解經者否改經以就己說不可恨乎古人行嫁娶必于秋冬農隙之時故云迨冰未泮猶是正月中以前不逾冬期若冰泮則涉二月不可昏矣荀子大略篇云霜降迎女冰泮殺內正解此詩語也

四章各自立義不爲連類之辭而三章章其義雖別仍帶涉水爲說如蜍絲馬蹄

尤妙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邶詩、有終風、凱風、谷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本韻）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本韻）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本韻）○比而賦也○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本韻○而比也）○賦也○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本韻）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本韻○而賦也）○比也○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本韻）之（比而賦也）○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本韻）昔育恐育鞫及爾顚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本韻○賦也）○我有旨蓄亦以（本韻）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墍（本韻而賦也）○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墍（本韻而賦也）

一章谷風嚴氏曰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柔桑）詩大風有隊有空大谷盛怒之風也又習習然連續不絕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無清明開霽之意所謂曀曀其陰也皆喻其夫之暴怒

無休息也舊說谷風爲生長之風以谷爲
穀固已不安又習習爲和調小雅谷風二
章言維風及頹頹暴風也非和調也三章
言草木萎死非生長也其說不可通矣愚
按首二句正喚下怒字嚴說是采葑二句
左傳僖三十三年晉臼季使過冀見冀缺
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
公請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曰舜之罪
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
相以濟桓諸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

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君取節焉可也又坊記言君子不盡利以
遺民引此二句揆此下體爲根葑菲之根
本可食以葑菲喻已下體喻新昏者謂采
葑菲者只可取節不可盡利猶之男子惟
當取妻不可更奢于色也故言我昔者本
望爾之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也二章言
其去也遲遲二字妙猶孔子去父母國之
意誰謂二句荼亦喻新昏者謂其夫不當
以苦物而爲甘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所以

狀其甘如薺也如此則上下義貫通矣夫
婦和協有兄弟之象關雎琴瑟友之是也
○三章涇濁渭清涇喻新昏者渭喻已謂涇
誣以渭爲濁渭何嘗濁哉其泚固已混混
然清見底矣奈何因新昏而不以我爲潔
乎應取喻渭清意不我屑以倒字句也既
去而思在室之梁與笱係我平日所取魚
者欲人毋逝毋發既又思之我躬且不閱
矣遑暇憂恤我已去之後哉閱說文取數
于門中不閱謂不在門中也舊以毋逝二

句爲比非○四章深淺喻有亡方舟泳游喻
勉求舊以深淺有亡一例平說非○五章育
字生字皆言生子古婦人有子則不出○
六章洸潰舊謂怒意是應首章怒字不念昔
者二句承上直下謂豈不念昔者我始來
止息之時耶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本韻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本韻○賦也下同○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本韻

小序謂黎侯寄于衞其臣勸以歸集傳增失國二字既失國矣將安歸乎

微君微字或謂與上微字同訓謂衞微之若訓非則主憂臣辱分所當然非臣子所宜言亦似有理然据下句胡爲語氣則上句微字又應訓非更詳之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本韻兮叔兮伯兮何多日本韻也興也○何其處也必有與本韻也何其久也必有以本韻也賦也○狐裘蒙茸匪車不東叔兮伯兮何多

令伯兮靡所與同本韻○○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本韻○比而賦也

一章姪炳曰毛傳訓誕爲闊無義誕與覃通猶葛覃之覃也書之誕敷亦作覃敷可證覃延也誕從延有延長意詩蓋曰彼旄丘之上有葛其節何蔓延而長雖前高後下之丘猶遠相及我之伯叔同處一地乃多日而不相恤何也此說存之○二章與我伏狄也能左右之日以三章○晉士蔿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此斷章取義不必執彼

解此黎在衛西故言非我君之車不東來于衛如此解自直捷或謂黎寓衛東言非衛大夫之車不東來云云甚迂不可用○四章瑣尾細微意流離毛傳謂鳥若以流離爲漂散意則之子二字似鮮著落而釋鳥但有鶖鶴無流離未詳裒當從毛傳謂盛服貌曹氏漢策曰今大夫裒然爲舉首師古註曰裒然盛服貌鄭氏謂笑貌謬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本韻

○賦也○碩人俟俟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本韻賦也○○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本韻賦也重將上賦也四句○倒作二句○神味無窮也之思西方美人兮西方之人本韻兮興也

小序謂刺不用賢似可從蓋以當時賢者爲伶官故贊美其人歎其爲卑賤之職而終思西周盛王如此之賢自必見用也集傳謂此詩賢者自言皆不似一章簡字以爲簡易不恭二章謂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三章謂亦玩世不恭之意若然如此之

人矜誇不恭亦何足爲賢而乃謂之賢者乎以詩中碩人爲自稱尤說不去

一章簡說文分別之也謂方將萬舞故先分別舞人如諸侯用六是也萬舞商頌曰萬舞有奕則其名已久毛傳謂干羽按干爲武舞羽爲文舞兼文武言鄭氏謂干舞則單指武舞按左傳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足證萬舞爲武舞矣曰之方中孔氏引月令仲春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謂二月日夜中也亦通○三章碩人當依舊解指賢者或謂指公非下公言錫爵別稱公矣○三章鄭氏曰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則此是言文舞上章言公庭萬舞而以有力如虎二句承之正狀其武與○四章山榛隰苓亦當依舊解謂物生各得其所以諷賢者處非其位不必鑿解西方西周美人西周王者鄭氏以上美人爲周室之賢下美人謂碩人非也美人者美德之人猶聖人彥士之

稱後世以婦人色美亦稱美人集傳曰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徇後世之說反謂以婦人指君可謂循流而忘源矣（靜女篇美人之貽謂美其人之貽也）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從集傳）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本韻○興而比也）○出宿于泲飲餞于禰（禰本韻）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姊本韻也下同）○出宿于干飲餞于言（本韻）

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本韻）○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本韻）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本韻）

此衛女嫁于諸侯思歸寧而不得之詩于何知之于詩中諸姑伯姊而知之也諸侯娶妻嫡長有以姪娣從者此稱姑則爲姪也稱姊則爲娣也其時宮中有爲之姑者有爲之姊者故欲歸寧不得與之謀而問之也

何立子以此篇及竹竿一例與載馳爲許

穆夫人不能救衛思控他國之作其言似
鑿鑿可信故錄而辨之載馳篇曰歸唁衛
侯曰言至于漕曰許人尤之曰控于大邦
凡數處皆明點事實加以左傳曰許穆夫
人賦載馳皆確證也此篇則無一語可證
據何氏所取證者首章之變彼諸姬次章
之諸姑伯姊也其曰諸姬周同姓之國也
左氏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是已然于變
字引說文訓慕按說文訓順又訓慕未可
據然卽云慕彼諸姬亦牽强況變字正義

實爲美好貌卽以詩言之本風靜女其變
曹風婉兮變兮季女斯飢小雅思變季女
逝兮皆屬女言可證也又曰此諸姑伯姊
指齊桓公宮中之諸姬言穆姬望救于齊
桓公夫人曰王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自
長少二衛姬外尚有鄭姬密姬皆衛同姓
不能定其輩次故但以尊行稱之曰諸姑
也伯姊則穆姬之長姊齊子卽長衛姬是
也此說于諸姊伯姊皆屬模糊臆測未能
了然且齊桓宮中之人在許宮中相隔遼

遠之甚何云聊與之謀云問我云遂及乎
必不可通大抵載馳篇爲許穆夫人作無
疑左傳亦惟言此不及他篇也此篇與竹
竿既無實證不如且還他空說必求其事
以實之在作者非不自快豈能必後人之
信從乎說詩者宜知此
凡夫人嫁必有媵卽如何氏以衞侯失國
之事言之安知此詩非許穆夫人之媵所
賦乎許穆夫人賦載馳其媵賦泉水奚不
可者嫡長有人姪娣中豈無人乎然終以

詩無實證不敢附會又以來後人之指摘
耳
一章諸姬卽下章之諸姑伯姊也衞女姬姓
故曰諸姬○二章上章諸姬卽此諸姑伯姊
集傳于上章曰諸姬謂姪娣也于此章曰
諸姑伯姊卽所謂諸姬也絕不可曉○三章
不瑕有害謂我之歸不爲瑕過而有害也
鄭氏以害訓何集傳又謂瑕卽何皆難信
○四章寫瀉通輸洩之意
泉水四章章六句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本韻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哉之本韻○賦也下同○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
徧謫本韻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
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
摧本韻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一章何玄子曰窶說文無禮居也徐鍇云階
阼升降所以行禮貧無禮故先見于屋室
三章敦敦迫也摧說文擠也猶云排擠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如字
本韻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本韻○比而賦也下同○北風
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本韻其虛
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
好我攜手同車本韻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此篇自是賢者見幾之作不必說及百姓
三章莫赤二句在作者自有意後人無逕路
可尋遂難窺測多方求解終不得一當不
如但賞其詞之妙可耳集傳云同行同歸
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按用車字

本取協韻安得据以遂分貴賤此說詩之
固且云同歸安知非車乎或云北方賤者
亦乘車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本韻○賦也下同○靜善也○搔掻本韻○踟躕蹰本韻○形管有
煒說懌女汝美本韻○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變○
女汝句○之爲美美人之貽本韻

小序謂刺時是此刺淫之詩也毛鄭必反
之牽强爲說不知何意

二章形管卽內則右佩箴管之管其色赤故
曰形管毛鄭以爲筆管未然女指形管謂
悅懌此形管之美也○三章荑手如柔荑
之荑細茅也女指荑又云非此荑之爲美
乃美其人之所貽耳兩章自爲翻駁之辭
集傳以上女字爲如字下女字音汝大非
予姪炳詩識名解曰荑茅也古茅所以藉
物易曰藉用白茅此荑其藉形管者與此
說甚佳或謂荑爲男贈女于下二句難通
或謂女又以荑贈男亦不似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通韻○興而比也○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本韻○興而比也○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本韻○比而賦也

籧篨戚施借以醜詆宣公國語謂籧篨不能俯戚施不能仰是也解者當知其爲借意不可實泥宣公身上求解鄭氏執爾雅口柔面柔之文說宣公固非歐陽氏謂國人不能俯仰新臺尤鑿季明德謂宣公始尊大如籧篨後見齊女俯而求之如戚施更鄙褻不堪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本韻○賦也○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本韻

小序謂思伋壽此有可疑按左傳桓十六年曰衛宣公烝于夷姜生伋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是爲宣姜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

子朔搆伋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
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
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飲以酒壽子
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
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夫殺二子于莘
當乘車往不當乘舟且壽先行伋後至二
子亦未嘗並行也又衞未渡河莘爲衞地
渡河則齊地矣皆不相合毛傳則謂待于
隘而殺之亦與乘舟不合其解則以乘舟
爲比謂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
不礙也甚牽强不可從集傳則直載其事
而于乘舟以爲賦漫不加考尤疏

劉向新序曰使人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沈
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
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
而作詩其後又載殺伋壽之事與左傳同
何玄子引之以爲此詩之證按向之前說
明是因與左傳不合故造前一事以合于
詩附會顯然謂傅母作此詩尤牽强迂折
豈可爲據故此詩當用闕疑大抵小序說

詩非眞有所傳授不過影響猜度故往往有合有不合如邶鄘及衞皆撫衞事以合于詩綠衣新臺以言莊姜衞宣此合者也二子乘舟以言伋壽此不合者也正當分別求之豈可漫無權衡一例依從者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雙流劉咸炘鑑泉校

詩經通論卷四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鄘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髣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本韻母也天只不諒人本韻只也興而比也下同○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髣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本韻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小序曰共姜自誓大序曰衞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

嘗有篡弒之事也愚按史記摭述他事及義理之間或有謬誤若本紀世家天子諸侯世次傳授皆據世本無誤詩小序乃不知作于何人安可信詩序而疑史記耶宋儒無識妄爲武斷類如此後人無不以東萊之言爲眞而確又信東萊而疑史記且曰叡聖武公必無篡弒之事千載而下無故代爲武公洗過亦可笑矣當時叡聖之稱猶今人言聰明之謂古聖字不甚重予別有論聖字說見書多方篇武公不過僅能聰明好學耳

詩經通論 卷四 鄘

此皆謬也孔氏曰世家武公和篡共伯而立五十五年卒楚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則未必有死年九十五以後也則武公卽位四十一二以上共伯是其兄則長矣呂氏見此疏因而曰共伯見殺之時其齒又加長于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謂之髡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

能保其不篡弒乎自古聰明能文章之士其不淑者亦多矣寧獨武公哉故東萊讀疏語而謂史記爲誤愚讀疏語而知詩序爲妄序謂共姜自誓共伯已四十五六歲共姜爲之妻豈有父母欲其改嫁之理至于共伯已爲諸侯乃爲武公攻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羡墓道也自殺則大序謂共伯爲世子及蚤死之言尤悖矣故此詩不可以事實之當是貞婦有夫蚤死其母欲嫁之而誓死不願之作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本韻也比而賦也下同○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本韻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本韻也

大序謂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刺之可從

茨即書梓材既勤垣墉其塗暨茨之茨茨所以覆牆也言牆上有茨本不可埽以比中冓之言本不可道不必多爲鑿論也毛

鄭以爾雅釋茨爲蒺藜謂牆生蒺藜當埽去之不可從蒋搆同說文云交積材也漢梁共王傳聽聞中蒋之言師古註云謂舍之交積材木也葢謂室中結搆深密之處故曰中蒋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本韻○賦也下同瑳兮瑳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本韻也○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本韻也

小序謂刺衛夫人宣姜可從

一章鄭氏曰珈古之制所有未聞按加于笄上故名珈猶今之釵頭以滿玉爲之狀如小菱兩角向下廣五分高三分予家有數枚漢時三代玉物多殉土中未出人間鄭故未見鄙儒以鄭去古未遠謂其言多可信于此乃知眞贋說也○二章屑說文動作

切切也髽髮也猶今之假髮以髮美故不切切于用髽可謂善咏髮者○三章邦之媛猶後世言國色

此篇遂爲神女感甄之濫觴山河天帝廣攬遐觀驚心動魄傳神寫意有非言辭可釋之妙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本韻矣○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本韻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本韻矣○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本韻矣

小序謂刺奔是大序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按左傳成二年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遇之曰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大序本之爲

說傳所言桑中固是此詩然傳因巫臣之
事而引此詩豈可反據巫臣之事以說此
詩大是可笑其曰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亦
本樂記語案樂記云鄭衞之音亂世之音
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桑
間亦卽指此詩濮上用史記衞靈公至濮
水聞琴聲師曠謂紂亡國之音事故以爲
亡國之音其實此詩在宣惠之世國未嘗
亡也故曰其政散云云樂記之文紐合三

者爲一處本屬亂拈不可爲據今大序又
用樂記尤不可據朱仲晦但知執序用樂
記之說便謂桑間卽此詩並不詳其源委
若何故及之
集傳謂此詩其人自言必欲實其爲淫詩
而非刺淫夫既有三人必歷三地豈此一
人者于一時而歷三地要三人乎大不可
通
桑中卽桑之中古衞地多桑故云然上宮
孟子館于上宮趙岐註樓也謂期于桑中

要于桑中之樓上也毛傳謂桑中上宮所期之地集傳謂沫鄉之中小地名並非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本韻
○興而比○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本韻
小序謂刺衞宣姜毛鄭以我爲兄以謂我君以爲兄君謂惠公兄謂頑以我以爲君爲小君小君謂宣姜皆迂上章我字謂我君下章我字國人自我亦未允且均曰人之無良何以謂一指頑一指宣姜也大抵人卽一人我皆自我而爲兄爲君乃國君之弟所言耳葢刺宣公也陸農師以上章爲娣刺宣姜尤鑿夫娣卽妾何所分焉切合兄字君字稚甚毛鄭以上章之我爲我君下章之我國人自我雖非然猶愈集傳以上章爲代惠公之言下章爲國人自言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本韻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一章定星名爾雅營室謂之定椅桐梓漆頂
樹之榛栗句爰伐琴瑟結椅桐梓漆句順
因桐梓以言琴瑟意主祝其久居于此所
植之木異時直可伐爲琴瑟之用猶唐人
詩種松皆作老龍鱗也下終焉允臧正其
意非眞欲伐之也孟子云故國喬木可見
喬木亦爲故國之徵豈有伐之者哉鄭氏
曰預備也蘇氏曰種樹者求用于十年之
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皆謂眞欲伐之
其固執而陋如此○二章虛何玄子曰按管

言絕遠云爾（樹、字、貫、下句、）
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妙○結○句○勿泥本韻○賦○
升彼虛矣以望楚（望、宜、貫、也下句、）與堂景山與京
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本韻○靈雨既（整、而、猶、）
零命彼倌人（通韻）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
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本韻
小序謂美衛文公是僞傳以爲魯僖公城
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按僖二年經書春
王正月城楚丘季明德以爲魯地近是若
此詩則自衛事也僞傳襲季氏之說以解
此詩不可從

子大匡篇云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桓公且封之所謂出致于虛者言出于虛地以致其告急之詞命于齊則虛爲衛地信矣觀桑姪炳曰舊謂桑木按此章通是相地形勢似不應夾入桑木疑桑亦地名鄘風桑中舊謂沫鄉中小地今意當在楚丘之傍與漕墟相屬故從虛而降觀之且詩云望楚亦第望之而已猶未身歷楚丘何緣便降至其下察樹木而辨土宜哉○三章靈雨舊謂善雨是或謂靈星名不可從星

言猶今人言星速星夜舊謂雨止見星則言字無着落匪直也人嚴氏曰直猶特也孟子曰非直爲觀美也言文公務農以蕃育其人非特人也文公操心塞實而淵深故能致國富強至于駉馬與牝馬共有三千匹舉物之蕃息則人之蕃息可知矣此說是或疑文公薄德不足以當秉心塞淵之語不知此語本不甚重仲氏任只其心塞淵婦人亦足當之文公何不可當乎塞實也淵深也其義止此自解者誤援剛而

塞及齊聖廣淵等語爲解是以執泥不通
左傳曰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
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
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與此詩合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本韻○比而賦也　韻○比而賦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
遠兄弟父母本韻而賦也　韻○比而賦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
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本韻也賦也

此詩未敢强解小序謂刺奔雖近似大序謂文公無據然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泉水竹竿二篇皆有之豈亦刺奔耶此語乃婦人作則此篇亦作于婦人未可知必以爲刺奔于此二句未免費解僞傳說謂衞靈公事詩迄陳靈不迄衞靈也何玄子謂刺宣公奪太子伋婦徒以詩中無信二字然此豈可据況已有新臺不當更有此詩也季明德謂女子在母家與人私及既嫁而猶與所私者通詩人刺之尤爲可恨總之說詩各逞新意如此亂拈亦復何難然而顯悖

經旨害道惑世何如且安于緘默爲得也

虹暮見于東則雨止朝見于西則爲雨崇終也謂終朝雨也鄭氏曰朝有升氣于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此說是孟子若大旱之望雲霓亦此義今人多見晚虹而雨止若朝虹者在日影初出時多卧而未見故誤認虹惟止雨集傳云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既迂折難通且詩言雨釋之者言雨止明與經違于孟子若大旱之望雲霓亦曰霓虹也虹見則雨止然則何爲大旱而望虹見乎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本韻○此而賦也下同○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本韻○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實、變、讀韻本韻

嚴氏曰舊說鼠尚有皮人而無儀則鼠之不若以人之儀喻鼠之皮非也詩言鼠則只有皮人則不可以無儀人而無儀則何異于鼠如此語意方瑩此說是

相鼠三章章四句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本韻素絲紕之良馬四之主

彼姝者子何以畀本韻之賦也下同○子子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本韻之○子子干旌在浚之城本韻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本韻之

序謂美好善意近是故向來從之謂大夫乘此車馬以見賢者然邶風靜女其姝稱女以姝鄭風東方之日亦曰彼姝者子以稱女子今稱賢者以姝似覺未安姑闕疑

郊都城由遠而近也四五六由少而多也詩人章法自是如此不可泥以首章四馬為主五六則從四陪說不然五馬起于漢六馬起于秦當時已有秦漢制耶嚴氏亦以為疑故別為解曰乘善馬而來凡有四輩五輩六輩也絕非語氣

以上三詩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其曰此上三詩大序皆以為文公時無据集傳列于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也此說亦誤文公時詩列于定中之後可也列

于載馳之前何耶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載驅歸唁衞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本韻○旄丘本韻○阿本韻○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本韻○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本韻○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本韻○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本韻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本韻

左傳謂許穆夫人賦載馳

嚴氏說此詩最善曰味詩之意夫人蓋欲越想于方伯以圖救衞而託歸唁爲辭耳餘見下

一章凡詩人之言婉者直之直者婉之全不可執泥集傳以其直言馳驅至衞遂謂許穆夫人眞至衞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爲憂如此說詩眞可發笑按大夫跋涉有二說鄭氏謂衞大夫來告

難于許蘇氏謂許大夫之弔衞者夫人將歸親唁其兄雖大夫之往而不足以解憂也二說皆可通乃集傳獨以爲許大夫奔走來追夫人而還此何意見耶嚴氏曰首章婉而未露○二三章嚴氏曰言爾未必是我未必非始微露己之意見與許人別而猶未遽言之也○四章嚴氏曰蓋至是始慨然責之而不得不言其情矣下章發之○五章嚴氏曰末章乃言其情謂我之所思無他思所以救衞耳我將控告于大國而求其能救衞者誰可因藉誰肯來至多方圖之必有所濟我所思蓋在此非徒歸也以許之小而責其救衞則爲不通曉于事今欲求大國之援其說非迂遠難行也非閟塞不通也其後齊桓卒救衞而存之然後信夫人所思爲有理而許人眞狂稺無謀矣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章四句

四章六句五章八句孔氏曰左傳叔孫豹之四章然彼控于大邦乃在卒章言賦四章者杜豫

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本韻兮）

小序謂美武公之德未有据姑依之

學者于此每疑武公弒兄篡位不足當此子以爲不然于柏舟篇已略論之今閱孔氏曰按世家云武公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而殺兄篡國得爲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于民故美之齊桓晉文皆篡弒而立終建大功亦此類也

切磋琢磨皆所以治器屬虛狀武公用功于學也荀子曰人之于文學也猶玉之于

詩紀述言

云并賦四章以下賦詩雖意有所主爲首引之勢并上章而賦之也其說甚明蘇氏錄章句之後又載或言四章一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此本引或說非以爲然集傳乃謂今從蘇氏是未見孔疏而并不詳蘇語耳

衛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虛寫）如琢如磨（本韻）瑟兮僴兮（僴容）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諠兮（本韻下同）○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本韻）寬兮綽兮（虛寫）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本韻）○瞻彼淇奧綠竹如簀（綠父）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本韻）寬兮綽兮（虛寫）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本韻）○瞻彼淇奧綠竹如箦（綠父）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本韻）寬兮綽兮（虛寫）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本韻）

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
也其言可證不涉自修上二章文變充耳
琇瑩會弁如星實指武公之服飾而言三
章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文仍首章亦屬虛
狀金錫現成物圭璧已成物言其德也其
首章瑟僩赫喧皆美其儀容而贊之與上
切磋琢磨不涉二章重述一遍三章文變
寬綽二句亦言其儀容善謔二句又言其
言語此詩三章之章法也
一章綠竹爾雅謂綠爲王芻竹爲篇蓄是使

爲綠色之竹二章不當又云青青矣切磋
琢磨四字大抵皆治玉石骨諸物之名本
不必分而爾雅分之曰骨謂之切象謂之
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亦自有義集傳則
以切磋屬骨角琢磨屬玉石又以切磋與
琢磨各分先後並不可解又全引大學之
文以釋此詩按大學釋切磋爲道學琢磨
爲自修瑟僩爲恂慄赫喧爲威儀此古文
斷章取義全不可据豈有切磋琢磨四字
平列而知其分學與修之理又瑟僩赫喧

別爲贊儀容之辭與上義不連亦不得平
釋爲四事也大學非解詩今以其爲解詩
而用以解詩豈不謬哉○三章錫卽銀古人
銀錫不分稱銀亦曰錫禹貢惟金三品爲
黃白赤三色史平準書黃金爲上白金爲
中赤金爲下卽三品之義黃金金也白金
銀也赤金銅也金本爲金銀銅錫鐵鉛之
總名其鐵鉛以賤故不列三品之內而錫
卽屬于銀統名白金也考工記攻金之工
皆曰金錫金卽銅錫卽銀故曰金幾分錫

居幾以爲斧斤戛刃之屬桌氏爲量煎金
錫聲中黃鐘之宮假如以今之錫豈可攙
和作斧斤戛刃而量安能聲中宮乎自爾
雅曰黃金謂之鏖白金謂之銀錫謂之鈖
始分銀錫之名而單以銀爲白金此周末
秦人之論也然史平準書漢食貨志猶皆
稱銀錫又言漢武帝造銀錫爲白金其稱
皆近古說文則釋錫曰銀鉛之間蓋亦疑
之而無可爲辭故如是云耳今世錫與鉛
近與銀則絕遠豈銀鉛之間哉此予昔時庸言錄中

語今錄于此又閱何玄子于此詩論錫亦見及之益信其有同然然予論有異何處不全同也寬綽書無逸曰不寬綽厥心則古蓋以寬綽爲善字後世鮮用矣猗倚也倚車之時而覺其寬綽又不言其言語若何而但言善戲謔皆一往摹神古人體察之妙如此其心坎非後世人所易測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本韻

○賦也○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本韻○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

永矢弗告本韻

此詩人贊賢者隱居自矢不求世用之詩

小序謂刺莊公無謂集傳不從是

一章考成也左傳考仲子之宮雜記路寢成則考之是也槃疑是架木爲屋之名或以其依山水盤結故名之與毛傳訓考槃爲成樂未允陳氏以考爲扣以槃爲器名不可從使爲擊器則不當云在澗在谷且云在陸矣在澗云云者正謂或依澗谷或于平原架屋以處之意耳又下句接以之寬

之遒之軸亦貼居處言使爲擊器義亦不
蒙碩人指隱者寬謂屋宇寬廣也集傳解
碩人之寬謂碩大寬廣删去人字可駭永
矢弗諼謂自誓弗忘習隱初志集傳謂不
忘此樂亦非○二章遒朱鬱儀謂與輖通甚
牽强揚用修引說文草也諺云心安茅屋
穩也亦鑿李氏曰遒與窩同因阿而言窩
見其爲斂藏之處也此近是○三章軸集傳
謂盤桓不行乃反說軸正是行物也嚴氏
謂如軸之卷收藏不用此以後世畫軸爲

言益非軸車軸也軸以運車取義盤旋于
其中也弗告猶不以姓名告人之意集傳
謂不以此樂告人皆非集傳本于歐陽氏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紋、得詳、核、而、妙）衛侯之妻東
宮之妹邢侯之姨（古頌美人者無出其右是爲絶唱）譚公維私（本韻）○賦○手（千）
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旬二本義）齒如瓠犀螓首
蛾眉（韻）巧笑倩兮美目盼（本韻）兮○碩人敖敖（意）
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
夫夙退無使君勞（本韻）○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施罛濊濊鱨鯊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本韻）

小序謂閔莊姜詩中無閔意此徒以莊姜後事論耳安知莊姜初嫁時何嘗不盛何嘗不美又安知莊公何嘗不相得而謂之閔乎左傳云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亦但謂碩人之詩爲莊姜咏其云無子亦據後事爲說不可執泥小序蓋執泥左傳耳大序謂終以無子尤襲傳顯然

儁傳曰衛莊公取于齊國人美之賦碩人孫文融亦曰此當是莊姜初至衛時國人美之而作者所見皆與予合

一章　衣錦夫人用錦衣而嫁貴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服也非也褧衣褧或作頍或作絅或作景皆同乃禪衣也士昏禮云女登車姆爲加景乃驅卽此也古婦人平時盛服必加禪衣于外中庸謂其文之著是也若嫁時加褧則爲塗間辟塵也又不同○三章　大夫夙退二

句正美君夫人新昏相得代爲摹擬之辭最爲妙筆乃曲解以爲諷豈可通乎○四章此體是賦末章又似興比而賦以河水等興比庶姜庶士也或皆作喻意解謬孴孴旁出之意毛傳謂盛飾非庶姜媵女庶士媵臣媵女不必定是親姪娣亦有他國來媵者其本國大夫之女亦媵也漢人說禮必謂夫人之親姪娣此迂論也卽以衞莊姜言之可證者二一莊公又娶戴嬀生子則非莊姜之同姓也一此詩云邢侯之姨

譚公維私則莊姜之姊妹亦嫁于他國而不來媵也

解此詩者皆狃于序說必于每章之下補閔莊姜而咎莊公不見答之意徒費紛紛斡旋絕不切合而末章結束處尤相霄壤不知何苦爲此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乘彼垝垣以望復

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不、曰、人、曰、賄、妙本）
○賦　○桑之未（賦、中、之、比韻）
也　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本韻）士之耽兮猶
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二說字比而）也（賦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應、上、）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本韻）
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本韻）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本韻○比而下同）○三歲爲
婦靡室勞矣（不爽意）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
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

自悼本（一作喻韻妙）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
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
思其反本韻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本韻

一章此氓必責其愆期故曰非我愆期也子
無良媒來請期耳既無良媒請期願于無
怒秋以爲期可也古之嫁娶皆在秋冬○
二章三章以桑未落及落比已色之盛衰不可
指時言若指時則賦比既不清且桑未落
及落只在數月間下言三歲說不去矣○
四章老使我怨老字即承偕老字來言汝曾

言及爾偕老今偕老之說徒使我怨而已
詩人之詞多是如此集傳泥之謂不知老
而見棄如此夫方總角之晏以及三歲爲
婦豈便老耶

氓六章章十句

籩籩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本韻
○賦也下同○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
兄弟父母本韻○集傳誤作父母兄弟○簡○妙○風○致○婦○兄○弟○
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本韻○淇水在右泉源
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本韻

小序謂衞女思歸是大序增以不見答臆
說也何立子謂泉水及此篇皆許穆夫人
作按泉水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又云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此篇亦皆有之夫兩
人之作或前或後用其語可也必無一人
之作而兩篇重複者餘詳泉水此或許穆
夫人之媵亦衞女而思歸和其嫡夫人之
作如此則用其語乃可耳故愚于兩篇重
句益知主許穆夫人之作之說爲非而信
其媵之作者之或是也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本韻容兮遂兮垂帶悸本韻與而比也下同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本韻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小序謂刺惠公按左傳云初惠公之卽位也少杜註云蓋年十五六序蓋本傳而意逆之耳然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一章支枝同芄蘭枝葉細弱故以興比童子觿成人佩以解結上古或用角故字從角後以玉爲之今世有傳者大小不等其身曲而末銳俗名解錐集傳謂象骨爲之蓋循禮記註之誤容遂及悸義皆未詳不敢强解○二章韘毛傳謂玦按士喪禮纊極二大射儀朱極三詩言拾決大抵一物異名上古必以韋爲之故字從韋後亦用玉今世有傳者俗名指機決又非所佩之玦也鄭氏謂沓所以彊沓手指蓋彷彿儀禮爲說然實無沓名也集傳謂象骨爲之亦非又既曰韘決也復引鄭氏曰沓也發明殊

混甲毛傳訓狎近之

芃蘭二章章六句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本韻賦也下同○誰謂河廣曾不容刀（奇語○）誰謂宋遠曾不崇朝（本韻）

小序謂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鄭氏因謂襄公即位夫人思之嚴氏以其言河廣則是在衛未渡河之先時宋襄公方爲世子衛之戴文俱未立也是矣一章杭航通方舟也後作航史秦始皇南遊至錢塘浙江水惡乃西百二十里後峽中渡因置餘杭縣餘杭舟名謂以餘杭渡峽也餘舠通左傳吳國有餘皇一作舠航隋因餘杭舊名置杭州乃航航本字也一蘆葦可渡甚言其易故爲奇語或謂河方冰時布一束之葦便可履之而渡如此說詩呆哉不特固哉矣○二章刀舠通亦作刁舠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揭兮邦之桀本韻然○閒○閑○中○人○語伯○兮○揭○兮○邦○之○桀○本韻賦也○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

適爲容（本韻也）○○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本興也）○○焉得諼草言樹之（去可ゞ相ゝ）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本賦也）○

小序謂刺時混鄭氏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桓五年經也此說是何也据詩王字也不然衛人何以爲王前驅乎自伯之東從王而東也鄭在王國之東

二章　蓬姪炳曰集傳云蓬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按蓬草叢生風飛散亂故以髮似之今言蓬華聚而飛甚迂○三章首疾頭痛也猶言疾首○四章毛傳曰諼草令人忘憂此語鶻突不可解孔氏曰諼訓爲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爲草名故釋訓云諼忘也按孔氏是矣然毛傳之失未詳順其增憂字亦非也考槃永矢弗諼淇奥終不可諼皆訓忘詩中本謂欲暫忘思伯之心而不可得故思焉得能忘之草而植之北堂乎其憂字毛傳添出不必定謂是忘憂也尤可異者

說文諼以諼與藼卽藼同音遂以諼爲草名因以爲忘憂草則不止于毛氏于忘下增憂字之失而直犯孔氏不謂諼爲草名之戒矣無論諼之非藼今卽以藼言之一卉耳何以能令人忘憂卽詢之三尺童子而亦不信者此傳訛之絕可笑者也況藼草是處有之詩何爲言焉得焉得者以其必不可得也惟其必不可得故下仍接之曰願言思伯云云則非實語明矣說文又見諼字終不似草又作萱然實無此字也集傳曰諼草合歡接合歡木也又名合楷故稽康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其忘憂之說本于昔人傳訛若其以合歡與萱草對一草一木正不誤自鄭漁仲又誤謂萱草一名合歡朱遂仍鄭之誤也又曰食之令人忘憂增食之字尤怪誕不知亦曾食之有驗否因歎以諼爲草誤也又因而誤以諼草爲萱又因而誤以萱爲忘憂草以誤及誤其稠疊如此若其以爲合歡木

則又旁出之誤也集傳既云食之令人忘憂然則萱草易得取而食之可也則于下文接不去于是曰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于心痗而不辭耳嗟乎遁辭知其所窮孟子豈欺我哉是又以誤而及于詩也背堂背也堂面向南背向北故背爲北堂解者亦從未分析及此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本韻

○興也下同○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本韻○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本韻

此詩是婦人以夫從役于外而憂其無衣之作自小序以刺時解悉不可用一章綏綏毛傳曰匹行貌按綏訓安綏綏兩相安意其說是集傳曰獨行求匹之貌與毛傳正相反不知從何取義可怪甚矣之子指人集傳以爲指狐更可笑且云在梁則可以裳矣又不可解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本韻匪、報也、永以爲好（本韻也（賦也○下同）○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本韻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本韻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小序謂美齊桓公大序謂齊桓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按此說不合者有四衛被狄難本未嘗滅而桓公亦不過爲之城楚丘及贈以車馬器服而已乃以爲美桓公之救而封之一也以是爲衛君作與衛文乘齊五子之亂而伐其喪實爲背德則必不作此詩以爲衛人作與衛人民也何以力能報齊乎二也既曰桓公救而封之則爲再造之恩乃僅以果實喻其所投之甚微豈可謂之美桓公乎三也衛人始終毫末未報齊而遽自儗以重寶爲報徒以空言妄自矜詡又不應若是喪心四也或知其不通以爲詩人追思桓公以諷衛人之背德益迂且詩中皆綢繆和好之音絕無諷背德意

集傳反之謂男女相贈答之辭然以爲朋友相贈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瓜種甚多古今同然故此特呼木瓜以別之木桃木李乃因木瓜而順呼之詩中如此類甚多不可泥其實桃李生于木亦可謂之木桃木李也從來人鮮知此意徐氏謂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故言木以別漫引後世小說異名以證詩詩人之意果如是乎姚寬謂以木爲桃李益可笑